



小楼 著

WEI ANGE DE XUEYANG NIANHUA

为安格的雪样年华

国内首本关注绝症少年心理成长暖爱读本

十七岁的我们

犯下任何错都会被原谅吧

而安格的十七岁却躺在雪白的世界里做着有关救赎的梦

——一个悲伤而感动的故事

——一个让百万读者铭记7年的名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CBS



我好像变成一棵树，
一朵花，一抔草，只要能看着你就行了，
一直看着你就行了，
我想要十年，二十年，百年地等着你。
无论你怎么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一样爱你，
哪怕我有多一天的时间，
我也愿，
留在你身边。

2005年，安格的故事与 《花火》一起诞生 2012年，终于能将它永远珍藏 从此再也无法忘记

内容简介：

90后厌世女生荷依，偶然遇见微笑如天使般漂亮的初一小正太安格。接触后，她才知道安格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症，一直在等待骨髓移植。

在一次十分搞笑的太平间探险中，安格忽然对死亡产生了恐惧，而开始关心“如果明天我就死掉，究竟会留下什么”这样悲伤的命题。

为了消除安格的负面情绪，荷依带着他去河边种了一棵树，两人约好要和小树一起长大。这时，医院传来好消息，安格需要的骨髓配型成功，可以进行手术了。

然而，一星期后，捐赠方毁约。

面对情绪明显变差的安格，荷依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如此残忍，上帝竟对这样美好的安格一次又一次地开着最残忍的玩笑——甚至于，为了制造适合安格的骨髓，安格的妈妈冒着高龄受孕的风险怀了孩子，却因为流产而未能挽救安格的命运。

而安格……

他一边对那个未出生的亲人嘀咕着“其实我真不是想把你把骨髓让我，而是希望再有个孩子的出生，可以让爸爸妈妈重拾幸福”，一边悄悄割了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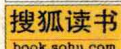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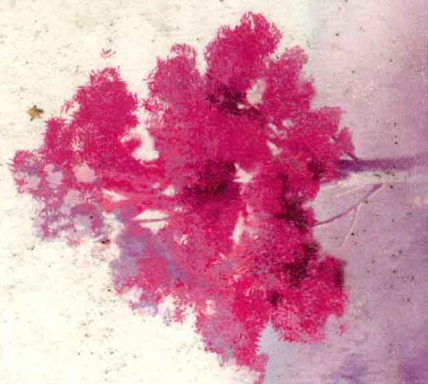


【书内附赠20颗“勿忘我”花种】

如果你种出了寄托思念的鲜花
请拍照上传新浪微博@花火杂志，参与#勿忘我的故事#

如果生命只剩下100天
你会对你喜欢的人如何说再见……

(IPAD3等多重大奖等你来赢取)



上架建议：畅销·青春文学

ISBN 978-7-5358-6787-2



9 787535 867872 >

定价：22.80元

这是他们的树。
他和她亲手种的，迁延千年的羁绊。

为安格的 雪样年华

小楼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安格的雪样年华 / 小楼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358-6787-2

I. ①为…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8146 号



总策划: 邹立勋

责任编辑: 周霞 刘艳彬

创意策划: 曹咏梅 廖妍

视觉创意: 刘艳 梦柔

特约插画: 白树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张: 9.5

版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80 元

001 { 楔子

谢谢。你曾经那么美丽地走过我的生命。

目录

[上部] 微笑，就在于嘴角的微微上扬



WPI ANGR 为安格的雪样年华
DE XUEYANG NIANHUA

003 { 第一章 当年陌上初相见

他是白玫瑰般柔美羞涩的少年，脸上总带着甜蜜的笑容。

025 { 第二章 豆蔻生花少郎至

为了不浪费时间，你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在过，所以总是一副与时间赛跑的样子。

053 { 第三章 莲上有珠若红泪

无论是去陪安格种树，还是在操场上大喊加油，我希望同这个世界有些交流。

083 { 第四章 雏凤啼落梧桐影

人与人之间，或许也是一座跷跷板，他沉下去，我浮上来。

117 { 第五章 孤魂一缕尤牵挂

妈妈，我又能看见星星了。我安静地等待着，等待着生命的终结和另一个起点的开始。

目录



[下部] 笑也是一生，哭也是一生

为安格的雪样年华
DE XUEYANG NIANHUA

- 147 { **第六章 苔绿雾深奔孤狼**
就算我只是个住院医师，
可这是我的病人！
- 177 { **第七章 花红泉清映丽影**
这到底是为了安慰我还是为了恭维你自己啊？
- 205 { **第八章 慧极必伤萌去意**
我好想变成一棵树，一朵花，一株草，只要能看着你就行了，一直看着你就行了。
- 235 { **第九章 情深不寿若为尘**
荷依，荷依。你知道吗？其实我真的好羡慕你可以当面对面哭出来，而我的眼泪，你却看不到。
- 261 { **第十章 伴君一路终须别**
他是真的走了，不带走尘世的一丝留恋。



阳光透过心形的树叶落下的斑驳的光影，犹如万花筒般复杂而又美丽。

轻风拂开男孩儿微长的头发，露出一张精致、细腻，宛如白玫瑰般绝美的面孔。他努力地抻着脖子，想要越过枝丫看到树冠，终于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扬扬的笑来——

“看，这是‘我的树’。”

四年前自己亲手种下的桉树苗，已经成长为足有三层楼高、一人无法抱住的高大乔木了。

“真了不起啊，居然能一口气长到那么高的地方。”

妈妈用手掌遮住阳光，也在抬头端详着，并发出由衷的赞叹声。

“当初种下它的时候是秋天，一想到冬天马上就要到了，还整天担心它活不了。”

男孩儿抚摸着树干上深深浅浅、半透明的蜡质，手画出一道弧线，落在了轮椅上。

“有时候，树也像人一样脆弱。”

爸爸走到男孩儿背后，左手摀住他的右肩：“可是，那句话不是你一直挂在嘴边的吗？每一棵参天大树都是从脆弱的小树苗长起来的。”

“是啊。”

男孩儿笑了起来，终于又恢复了中气十足的模样。他再次指向“他



的树”，笑着说：“当初和我一起种树的女孩儿，现在已经跑到我根本追不上的前方去了，好羡慕好嫉妒啊。”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走了上来，摁住他的另一边肩膀。

“她不是一直都在你身边吗？”

男孩儿眼中划过一丝悲伤，就像是清晨树叶上滑落的一滴露水。但他很快用笑容掩饰住，就好像他从来都是那么快乐、幸福一样。

他反手握住父母的两只手。

“爸、妈，我想在‘我的树’上刻一句话，是秘密，你们不能偷看。”他故意用了撒娇的语气。

“啊？秘密还要留在树上？”

他顿了顿，依旧笑着说：“嗯，留给有缘的人看的。如果没缘的话，就留给沧海桑田吧。”

沧海桑田，是好遥远的彼岸。

爸爸妈妈听从他的指挥，推着轮椅来到树下，然后再转身走出五十米，到男孩儿喊“停”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输液瓶大小的背影了。

就算这样男孩儿也不放心，他推着轮椅转到树干的另一边，忽然探出头来，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滴溜溜直转。当他发现父母果然守约地站在那五十米外，似乎还在交谈着什么，他终于轻轻地呼出一口气，转过视线望着“他的树”。

一只苍白细瘦的手摁在粗糙坚硬的树干上，细细地抚摸着，宛如轻抚竖琴般的优雅。

借着手上的劲道，轮椅上的男孩终于颤巍巍地站起来，他扶着树干喘息着，脸上却是从未有过的满足与幸福。

谢谢。

他在心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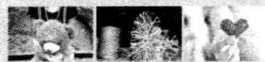
你曾经那么美丽地走过我的生命。

[上部]

微笑，就在于嘴角的微微上扬

第一章

当年陌上初相见



为安格的雪样年华

DE XUEYANG NUANHUA



1.

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盛大的假面舞会。

每个人都戴着四张面具，却只有背后的那张才是笑脸。如果不能学会虚伪和冷漠，就会被划为异类而被铲除。所有人都在游戏中虚度光阴，认真的人——

只能去死。

如果这世上存在三百六十五种自杀的方法，夏荷依在幻想中至少试过了三百种。她对瞬间凋亡的生命有一种近乎疯狂的迷恋，就好像日本电影《告白》里的那样——

如果通过死亡能够得到这个世界的些许关注，我不在乎能不能上天堂。

就在读高一的整整一年里，荷依已经在孤僻中沉寂为同学们口中的“高贵冷艳”。虽然那并非她所愿，但所有的目光经过她时都会自动转弯。

好想去死。

这样日复一日地对自己说着。

差一点就成为了事实。

如果……

如果那时候没有遇到安格的话……

高二开学的时候夏荷依正好十六岁，正是花朵一样美好的年纪。

开学的第一节课是讲评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卷子，下马威似的开场白是这所名校的传统，老师都恨不能长出两只黑色倒刺的小翅膀，挥舞着小皮鞭高喊“给我跑啊”。这样的开学纪念自然是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校园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好在还有初一新生的新鲜面孔，给乌云

压顶的帅哥师姐们带来些许欢乐。

荷依戴着耳机站在窗边，她不过是想来透几口气而已，并没有像旁边窗口前的人们一样伸长了脖子。尽管戴着耳机，旁边几个女生的声音还是片羽般飘进了她的耳朵。

“那个男生长得怎么样？特高特黑的那个。”

“C+吧，现在不流行这种肌肉男了。”

“那个呢那个呢，长得特白的那个，我看至少A。”

“留着小日本头的那个？最多B啦，根本就不帅嘛。”

荷依觉得她们很无聊。

很久以来女生们就立志要将全校的男生进行分级。从D到A一共四个级别，每个级别又有“-”“+”两种区别。D以下的基本上就是青蛙和蟾蜍，C开始基本进入主流，B算得上班草级别，A的话一定就是校草级别。传说中还有神级的S级，帅得能让所有人心服口服。只是这样的人却从未出现过。审美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在你眼中惊为天人，旁边的人看来也就是个二等残废。

正在荷依胡思乱想间，忽然旁边一阵惊呼，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尖叫。

“萌——”

过于彪悍的声线终于把荷依的视线用力地拉了回来，投落在了下方。虽然不知道她们指着的方向，但荷依立刻把他从人群里“拉”了出来——

那是一个有着柔软黑发的男孩儿，皮肤像白玫瑰花瓣一样细腻、白嫩，美好的五官仿佛是上帝精心雕刻的杰作，而这一切都比不上他脸上的笑容——他一直在笑，对身边的每一个人笑，对所有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笑。如果没有那笑容他看起来充其量就是一个过分精美的瓷器，让人心生喜爱却又不敢触碰，而那样的笑容柔软了细瘦的线条，拉近了遥远的距离，就好像河边一块特别美丽的石头，谁都可以捡起来藏为珍宝。荷依出神地看着他，耳朵里什么也没听见，只是好像隆隆地跑过了一趟火车。



“S级！绝对是S级！谁要不承认我跟谁急！”

“那个小正太叫什么名字！赶快去打听啊！”

“不会吧，你都高二了，不会对初一的小弟弟下手吧……”

“当弟弟也很好啊，你不觉得他很像刚出生的小猫吗？真想抱在怀里揉揉，嗯……”

刚出生的小猫？

荷依一时间有些想笑，而那份笑意只是让她的嘴角极不自然地抽动了两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已经忘记了该怎么去笑。

2.

小正太像“莫拉克”台风一样席卷中学，过境之处人仰马翻。

他叫安格，很奇怪的名字，听上去不像外国名，却仿佛肯德基的老北京鸡肉卷带着一股不中不洋的古怪感。

他们是班上的植物委员（话说植物委员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啊？），在教室的窗台上养了一排小花，他每天都非常细心地照顾它们。如今的男孩子生怕不够张扬，都在操场上用力跑着，这么修身养性的小孩还真不多见。

他人缘超好。一方面得益于非常讨喜的长相，一方面因为他很爱笑。不管老师还是同学都非常喜欢他，喜欢到了任何要求都可以被满足的程度。可是他仿佛不知道自己的笑容有多强的感染力一样，依然到处卖萌到处微笑，让所有人都无法讨厌。

有传言说他是极高的分数被保送进这所名校的。美丽的小孩又有着聪明的头脑，活生生就是让人嫉妒吗？如果年龄再大一些不知道要迷倒多少女性，而现在他也正被师哥师姐们宠爱着，就像一个毛茸茸的四爪宠物。而荷依却总是忍不住在心里反驳着——

才不是。

他是白玫瑰般柔美羞涩的少年，脸上总带着甜蜜的笑容。

她虽然对他抱有好感，却也不到非要去打听和接触的程度。

荷依我行我素地维持着自己的节奏，周身环绕着会让光线转弯的隐形气场。

在一次放学的途中，荷依望着一趟趟挤不上去的地铁出神，她忽然萌生一种想法，如果现在突然上前几步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在地铁的轰鸣声中得到“啊”这样的气流，把她欢乐地送上天堂？可是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却发现旁边一位戴着眼镜长得很普通的大叔无耻地把双手放在她的白裙子上。荷依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在车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弯起十指狠狠地掐上去，再旋转一百八十度，然后她在猥琐男难以言表的痛苦和最终湮灭在喉咙里的尖叫中迈步走下地铁，脚下像踩了弹簧一般轻快，只是——

好想去死。

荷依望向前方的黑眼睛，更像毛玻璃上沾满了水雾。

听说今天的体育课是跑八百米，荷依直接逃课了。全校一共有六个年级共计四十八个班，都在下午安排体育课的话至少每天有九个班同时上课，秋高气爽阳光明媚还真是一个少男少女们相互倾慕，相互偷窥的好时机啊，谁都不愿意轻易旷课。所以当夏荷依戴着耳机迈步走在教学楼里的时候，户外是热火朝天的运动场景，室内是悄然静谧的密闭空间，天水相隔，一花一沙。

当荷依走过教学楼底层的时候耳机里正好放着手幄葵的《The Rose》（《玫瑰》），很安静的女声，带着稚气。荷依就这样悠缓的音乐声中看见了初一2班的教室里有个人影，正在给窗台上的一排小花浇水。他清秀的面容像挂在窗户上的剪影，落下黑白分明的印象，就连睫毛都是漫画书里画的那样过分的长。荷依看着他，不知道是被音乐感染了还是被美好的画面吸引了，她走进去，说了一声“嘿”。

“嗯……嘿。”



安格有些吃惊地转过头来，迟疑了一下，很快转化成嘴角的轻轻上扬。他把水壶放在窗台上，转身很有礼貌地点头：“师姐好。”

荷依走过去，目光落在那一排小花上。她并不是一个擅长交际的人，说了那一句“嘿”以后就已经局促得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了。

“这些草是你种的？”

她的目光直直地落在面前的一株植物上，似乎要在两片小绿叶上烧出洞来。

“不是草，是树苗，桉树的树苗。”他认真地纠正道。荷依注视着那两片娇弱的小绿叶，脑子里勾画着图片书上桉树的造型——

巨大的树冠，树干需要好些人合抱才能抱住，从树上垂落的树枝都可以用来荡秋千——那么气势磅礴的巨树，小时候……就长成这样？

“虽然现在不怎么像，不过以后会长成了不起的大树。”安格自信满满地解释道。

“这么小的花盆里怎么长得出大树啊，很快就会被……”

“会转移到泥土里种，我参加了生物组，老师答应我可以在操场两边种树苗。”他说话很快，就像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赶一样，总是不等别人说完就抢先回答。

“种些仙人球不就好了？还好养活。”

“仙人球？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姿态的植物，师姐喜欢这类型的？”

荷依受惊般地抬起头来，正好触到对方一双温润而又干净的眼睛。是了，他并不是想用这种方法来试探谁，只是荷依自己不小心把想法暴露出来，竟是心理测试一样的准。

当她发现自己想太多的时候已经和安格对视三秒以上了，简直……像要被那双黑眼睛吸进去一样……荷依连忙尴尬地转开头，继续用目光给巨树的“小崽子”烧洞。

可是，总该说点什么吧？

“你说话一向这样吗？语速很快？”荷依非常吃力地转移了话题。

“什么？”

“好像抢答一样。”

安格露出一副困惑的样子，然后他笑了起来，这句话却是慢慢说的：“因为我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在活啊。”

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

荷依情不自禁地附和道：“我也是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在活的。”

安格又一次露出困惑的表情来，这一次间隔的时间更长了，他犹豫着、试探着、小心翼翼地问道：“师姐……难道说……你也得了什么病吗？”

病？

荷依忽然想起来初一2班也是今天下午上体育课，安格没有去上课而在这里浇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吧，仔细看的话立刻觉得他的脸色很白，没怎么晒过太阳的白，半透明到能隐约地看见皮肤下青色的血管。荷依的目光不由得闪烁起来：“这么说来，你是因为生病才不去上体育课的？”

安格点点头，笑着说：“是啊，体育免修，一不小心就成了特权阶级。”

虽然他笑得很轻淡，荷依却无法忽视他试图隐藏的真相：“是什么病？”

他笑着，微微抬起头，闭上眼睛说：“是一种离太阳很近的病。”

“世界上有这么奇怪的病？”

“我可是太阳公公的好邻居，想喝热奶茶的时候只要把茶杯放在它额头上烤一下就可以了。”

他连说话的语气也透着一股萌气，荷依虽然知道对方是在借这种方式逃避真正的答案，但看着他一副如同向日葵迎接阳光般享受的模样，荷依无法想象那会是什么可怕的病。

“啊，对了，我还留了一些树种没有花盆种，干脆送给师姐吧！”



安格从书包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绒布小袋，又打开里面的封口塑料袋，小心翼翼地把一颗树种倒了出来。“是桉树的种子，一年就可以长成一人高的小树，叶子很漂亮的！”

“桉树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乔木，能长成比教学楼还要高的大树。但桉树种很难存活，能不能发芽，就看你跟它有没有缘了。”

那个家伙自顾自地解释着，甚至一股脑儿把培土育种的方法都告诉了她。荷依看着手里小小的种子，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么个小家伙能长成这个世界上最高的乔木。可是看着树种一副“请收下我吧，请收下我吧”的小可怜样儿，荷依默默地收下，默默地回家，又躺在床上想了半晌，才翻箱倒柜地从角落里掏出一个满是尘土的心形自制马克杯来，装上火，把种子埋在里面，放在窗台上。

“要好好长出来啊。”

荷依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又双手合十拜了三拜。

“如果哪天我死了，就把我的骨灰埋在你的根上，你要代替我好好地活下去哦。”

说着这样伤感的话，荷依却仿佛要笑出来般嘴角抽动着。然后她歪着头趴在窗台上，就好像只要一直看着小树苗就会长出来一样，心中涌动着细水般默默的期待。

3.

每次课间同学们都作鸟兽散，剩下的三三两两也各自成群，有司仪、有嘉宾、有观众，其乐融融。不过这些小团体中不会出现荷依的身影，特立独行形单影只一直是她的专属标签。荷依早已习惯身边这层膜的存在，她从书包里拽出一节耳机线来，正要往耳朵上挂……

“夏荷依，这学期你打算报哪个兴趣小组？”

前面的空座上忽然坐下一个人，荷依只好缓缓地住了手。

是林稼阳。

这所名校虽然张口闭口都是升学率第一，但也随大流假惺惺地唱两句素质教育，要求从初一到高二每个人都要至少参加一个课外兴趣小组。前两年荷依都借故逃了，所以这次班长大人亲自出马，誓要把她拍死在沙滩上。

荷依抬起眼睛望向对面的林稼阳。这个长得不赖成绩不错体育全能的男孩儿是老师和同学们的宠儿，天生一股领袖气质，看着就比别人靠谱。记得有一次班上组织登山活动，他走在前面，把大家都带沟里了才回过头讪讪地笑说不认识路，群体愣住之后纷纷责备他为什么不早说，他也很委屈，说，我没说带路啊，是你们自己要跟我走的。荷依跟他是初中三年高中一年的同班同学，但委实不熟，林稼阳是一轮太耀眼的太阳，会闪瞎她的眼。

“你是不是对学校里的兴趣小组不熟啊？没关系，我可以跟你详细地说道说道。”他摆出一副语重心长的姿态。

荷依浑身的毛像静电反应一样竖了起来——根本是路人，何必扯乡情？

“不用了班长，不是有表格吗？我看一遍就都知道了。”

“去年你也这么说，可是交上来的表却什么也没填。”

去年？

稼阳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唉，林子大了，队伍不好带啊。班主任让我负责登记报表，你我四年同班，何苦弟兄为难弟兄……”

荷依嘴角抽搐了两下，垂下眼睛伸出手：“表格给我，我自己选吧。”

“真不用我帮你？”

“嗯。”

稼阳慢吞吞地拿出表来，荷依顺着表单看下来，篮球队、足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西洋乐队、古典乐队、素描组、油画组、化学组、生物组、文学社……等等，生物组？

荷依的目光重新回到那三个字上，脑子里忽然出现了那个孩子的面孔。